

芳菲的聯合國之戀

芳菲無疑是位「新人類」的代表。其特點是獨立能力超強，有主見，拒絕條條框框，敢於嘗試並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新人類的愛情不需要理由，戀愛的對象亦不再有學歷、職業、家庭的限制，唯一的標準是「在一起開心就好」。愛就愛了，不愛了就分手。於是，很多新人類會將自己感情的歸宿寄託在老外身上，因為老外成長的國度也是新人類觀念的發源地。

芳菲從瑞典回上海過春節，我與她約在喜來登酒店咖啡廳會面。站在咖啡廳門口迅速掃描一圈後，即「獨具慧眼」地認出了芳菲這位「老外的女人」。以我在西方10多年的生活經驗，對於「老外的女人」通常是個什麼模樣瞭若指掌。確定咖啡廳裡誰是芳菲很簡單，因為借用「老外的審美眼光來欣賞」，她那微微翹起的厚嘴唇、丹鳳眼、棕色皮膚；尤其是芳菲清湯掛麵式、黝黑的垂肩直髮，與時髦的上海女孩漂染過的金髮相比，令她顯現出純正、強烈的東方風韻。

老外眼中的東方美女

芳菲從大學英文系畢業後，在上海灘找到了一份「洋買辦」的差事。時下的上海灘，再度成為西方冒險家的樂園：生意人、白領、旅行者、藝術家和無所事事的獵奇者。這群老外不僅把西方的時尚帶到上海，並且對上海的夜生活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大多數西方男人在上海通常只有兩件事可幹：1.賺錢。2.找上海女孩。

中國人喜歡嘲笑老外找的都是中國醜女。的確，比如芳菲在中國男士眼中就屬於那種「沒感覺」的女孩。到了4年級臨畢業前夕，她仍然落魄得無人問津。遂不料，一夜間事情便發生逆轉，她從醜女變成了美女。自她第一天到外商公司報到起，便開始朝朝暮暮地受到老外們的讚美，說她「比鞏俐、章子怡更美」。

蘇格蘭貴族男友

芳菲的頭一位男友斯格特來自蘇格蘭，是位藝術史博士生。他的博士學位讀到第五年時，偶然閱讀了一部關於東亞佛教、哲學的書籍後，便決定放棄博士論文的答辯赴東亞考察。斯格特先是在泰國、印度旅行了幾年，之後終於周遊到上海這個東方巴黎。其父親在上世紀50年代時曾擔任英屬直布羅陀的總督，母親則是位西班牙村姑。也許斯格特血液中有一半西班牙的叛逆基因，他大學畢業後3年的飄零生涯，極像羅伯·德尼祿飾演的黑道大佬。80年代末的斯格特，曾在阿姆斯特丹地下賭場裡叱吒風雲。

芳菲是在上海著名的陰陽酒吧（簡稱“YY”）遇見斯格特的。那是6月的一個傍晚，幾位中國朋友決定教斯格特玩麻將，第一局他懵懵懂懂下場慘不忍睹，第二局同樣一敗塗地；但過了四、五圈之後就誰也別想贏他了，人家畢竟曾是阿姆斯特丹地下賭場的賭神。

斯格特的藝術、文化品味給了芳菲不少良好的薰陶。在這位藝術史準博士的耳濡目染之下，如今她評論起西方藝術、文學、音樂，均能夠如數家珍。另外，她還練就了一口蘇格蘭味道的英語。平日裡，芳菲與斯格特無論是散步抑或倘佯在任何場合眾目睽睽之下，他總是濃情蜜意；即使置身於百人的派對上，芳菲同樣隨刻可以感受到斯格特的綠眼睛正深情地穿越人群注視著她。

斯格特遊俠般的生活方式當然不適合成家，他壓根也沒有過家庭這根筋。一年後他突然決定去日本研究藝妓，他們的戀情便自然壽終正寢。

愛爾蘭音樂家塞蒙

愛爾蘭音樂家塞蒙，10年來在港台、新加坡、泰國的酒吧裡巡迴賣藝。平日下班後，芳菲非常喜歡光顧Cotton Club（棉花俱樂部）欣賞國外的Jazz樂隊表演。像塞蒙這樣經年跑碼頭的音樂家，個人感情生活就像水手一樣飄忽不定，塞蒙坦承在曼谷、台北、香港、新

加坡及深圳蛇口，都有一個女朋友。

這之中、愛戀情，被塞蒙形容為，猶如北愛爾蘭製造的處女行即沉沒的「鐵達尼號」，是轟轟烈烈的瞬間美麗；芳菲倒是想得開。塞蒙喜歡芳菲個性中的直接、坦誠、開朗及聰穎特質。和塞蒙在一起，她無需故作矜持。有一晚在酒吧，芳菲玩得性起，跳上舞台和樂手們一起狂舞起來，惹得全場口哨聲、喝彩聲響成一片。塞蒙興奮地為她一邊彈吉它一邊高唱著，一曲終了他將她從舞台上抱了下來，並當眾給了芳菲一個法式的長吻。

10個月後塞蒙結束在上海跑場子，他們也到了該揮別的時刻。這些日子他們以身實踐了「只在乎曾經擁有，不在乎天長地久。」的愛情模式。恰如好萊塢老電影《北非諜影》的結尾，男主角對著女主角鼓勵道：「我們永遠有巴黎。」對於芳菲和塞蒙來說，他們永遠有棉花俱樂部。

「留學」奧克蘭

單身了半年後，一次在上海舉辦的國際會議上，芳菲擔任紐西蘭高官馬丁的翻譯。芳菲這幾年薰陶、磨練出來的半歐洲、半上海氣質，一下子便迷倒了這位不苟言笑的官員。馬丁為了能每週與芳菲幽會，找了人請他幫芳菲出具留學邀請函、經濟擔保等所有文件，並在奧克蘭市中心租了一套上世紀30年代歐陸風情的老公寓。與芳菲以往的中外戀版本不同，和馬丁擦出愛情火花後不久，他即許諾將來一定會娶她。

馬丁與太太談妥條件分居後，芳菲搬過去與他及其3名子女同住。記得歌裡唱的麼：「相愛總是簡單，相處總是太難。」後媽不好當，尤其是洋後媽更是難上加難。西方孩子自由慣了，時時刻刻跟你爭「人權」。你對他們稍微嚴厲一點，孩子們就會叫著要去兒童權益保護協會控告你「虐待」兒童。西方家長與小不點談話如對待大人一般嚴肅，馬丁大如搬家、結婚，小到晚餐吃什麼，都會認真地諮詢每一個孩子。幾個小頑童都不同意爸爸娶新娘，團結一致地抵制芳菲，整天出餿點子跟芳菲作對，鬧得她在家裡很難生存，精疲力竭。終於決定選擇急流勇退，逃

之夭夭。

當然馬丁為芳菲辦妥了紐西蘭公民手續，當她離開奧克蘭時，已經是一位無需簽證就可以周遊全球的世界公民了。

嫁給瑞典銀行家

瑞典人在世界上第一出風頭的是，他們享受從出生到死亡的一籃子高福利補貼；第二令世人刮目相看之處，則是瑞典人婚姻與性觀念的開放。斯堪地納維亞人大都是典型的金髮碧眼模樣，因此北歐人對於稀罕的黑髮、黑目異國情調，十分欣賞，具天然棕色時尚的亞洲、南美靚女在北歐如大熊貓般地珍貴，開放的瑞典男人娶外國太太者極為普遍。

芳菲是在倫敦一位英國保險經理家的派對上，與瑞典人索爾相識的。經歷了數次與洋鬼子的感情糾葛後，芳菲對於和老外戀愛，已不報有成功的希望。不過，美國有一則幽默，一位小夥子打聽通往紐約音樂廳的捷徑，幾位路人一起高叫道：「Practice（訓練）。」芳菲的前幾段異國戀，無疑每一次都給了她與老外相處的經驗，並零距離地瞭解和掌握了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文化觀念及風俗習慣。正因為有了這些日積月累的訓練，才使得她最終找到了理想丈夫。

索爾39歲離過婚，是位銀行家，一直在尋覓人生第二春，是渴望再嘗家庭溫暖的中年人。芳菲的紐西蘭身份令索爾絲毫不擔心，這位中國姑娘是圖出國、圖綠卡才決意找一個外國老公的。前年秋天，他們先從倫敦乘坐為退役告別飛行、世界唯一的超豪華Concorde客機飛往紐約。Concorde客機實則為上流社會的空中沙龍，乘客儘是些國會議員、商人、銀行家、天王歌星、好萊塢影星及暢銷書作家等富豪。此飛機另一特點是快速，從倫敦飛往紐約的行程只需3個半小時。抵達甘迺迪機場後，他們轉機去賭城拉斯維加斯舉行了婚禮。

直到如今，芳菲與幾位前外國男友都還保持著聯絡。芳菲的瑞典丈夫甚至提議，一起出面邀請芳菲的老情人們重返上海來個大派對。「畢竟我們幾位大男人都愛上了同一位中國姑娘。」索爾如是說。